

劉沅《周易恆解》述要

黃忠天*

摘要

世人於清代易學研究多侷限東南半壁，而研究重心亦多側重乾嘉易學，對向處西陲文化重鎮之四川，罕有深入持平之研究，本文遂以晚清四川著名經學家、教育家—劉沅，做為巴蜀易學研究起點，冀由點而面，由區域而全國，俾吾人得以一窺清代易學之全貌。

選擇劉沅為研究觀察之重點，有下列幾點理由：其一劉沅《周易恆解》篇帙完整，說理精粹，除參覈眾說外，復能獨抒己見，洵為易學之佳構。其二劉沅得享高壽，歷乾、嘉、道、咸四朝，一生著作等身，桃李天下，於晚清四川教育貢獻至偉。其三劉沅易學內容豐富多元，頗能反映巴蜀易學多樣面貌之傳統，並藉以探討四川區域易學之發展。

本文共分六部分，除前言與結語外，主要就劉沅生平事略、《周易恆解》撰作與刊刻、釋《易》態度、與研究劉沅易學的意義價值等等分別論述，希望藉由本文的評述，使晚清四川重要之經學家及其著作，略能喚起研究者之關注與重視，適度調整研究視野，避免淪為以偏概全或過度側重一時一地之學的遺憾。

關鍵詞：劉沅 周易恆解 易經 清代 經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2006年七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經學研究室執行「晚清經學之研究」第五年子計劃——「四川地區研究」，某有幸得以隨行赴四川考察經學家遺跡，除七月廿八日於四川成都參加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與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經學研究室聯合主辦之「海峽兩岸晚清蜀學座談會」，並宣讀〈晚清四川學者的易學研究〉相關論文外，爾後數日，分別訪謁瞻仰晚清經學家劉沅（止唐）、吳虞（又陵）、宋育仁（芸子）、廖平（季平）、吳之英（伯謁）諸先生紀念堂、故居、墳塋等等。

緬懷蜀地經學前輩一生學術成就，並有感往昔世人於清代易學研究多侷限於東南半壁，如江浙一帶，而研究重心亦多側重乾隆、嘉慶以前易學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李光地、惠棟、張惠言、焦循諸人，對於向為西部文化重鎮之四川易學，罕有深入持平之研究，於是遂擬以乾嘉以降，四川地區著名經學家、教育家一劉沅，做為晚清四川易學研究之起點，希望藉由點而面，由區域而全國，俾吾人得以一窺清代易學之全貌。

至於晚清四川易學研究何以選擇劉沅為研究觀察之重點？有下列幾點理由：其一劉沅《周易恆解》篇帙完整，說理精粹，除參覈眾說外，復能獨抒己見，洵為易學之佳構。其二劉沅得享嵩壽，歷乾、嘉、道、咸四朝，一生著作等身，桃李天下，於晚清四川教育貢獻至偉。其三劉沅易學內容豐富多元，頗能反映巴蜀易學多樣面貌之傳統，並藉以探討四川區域易學之發展。

關於劉沅易學，前人之論述蓋寡，目前所見惟黃壽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恆解》提要一文¹，他如李剛興〈劉沅〉²、李豫川〈近代四川道教名人劉沅〉³、李兆成〈劉沅與成都武侯祠〉⁴、鍾肇鵬〈雙江劉氏學術述贊〉⁵等等，其中或重其哲學思想，或措意其對地方文物保護之貢獻，或綜論其學術整體之成就，惜於劉沅易學均未能有較為深入之介紹，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恆解》提要所言，篇幅較少，猶多偏頗，故不揣淺陋，謹撰斯文，略抒管見。

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恆解》提要，原題尚秉和撰，惟實際上為尚氏弟子黃壽祺所代撰。今依張善文校理、黃壽祺遺稿《易學群書平議》所言，歸返為黃氏作品，見《尚氏易學存稿校理》第三卷所附《易學群書平議》（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頁67。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

² 收錄於賈順先、戴大祿主編《四川思想家》（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

³ 收錄於《中國道教》1998年第2期，52-54頁。

⁴ 收錄於《四川文物》2002年第6期，80-82頁。

⁵ 收錄於《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4期，25-28頁。

二、劉沅生平事略

劉沅字止唐，號青陽子，生於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卒于咸豐五年（1855），年八十有八。世居四川雙流縣甘梓鄉三聖村（舊名雲棲里），嘉慶二十年（1807）遷居成都南門淳化街（又名三巷子）。其父汝欽，號金華子（1730~1989），善於易學，故劉沅學術根柢頗多來自家學之啟迪。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拔貢中式舉人，在乾隆六十年（1795）會試未中後，念母老家貧，遂無心仕進⁶。道光六年（1826），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惟沅仍以母老病，復潛心經典，不願外任，後改授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終身以教授著述為業。

沅博覽羣書，過目不忘，人咸服其博洽。負笈求學者眾，據劉沅所著錄弟子目錄，多達數千人，世稱「槐軒學派」⁷（簡稱「劉門」）其中為進士、舉人者百有餘人。再傳弟子，更難以勝數⁸，其影響可知。清末民初，蜀中國學大師多出其門，如清翰林院侍講學士顏楷（1877~1927）、四川大學著名教授劉咸炘（1898~1932）等皆係出劉門（咸炘為劉沅孫）。

除教育方面，劉沅於地方文物保護甚力，除發起募化集資修護宮觀廟宇外，並多所題咏鐫刻詩文，如成都青羊宮、二仙庵、武侯祠、新津老君廟、純陽觀、黃鶴樓、雙流文昌宮、杜甫草堂、望江樓等等，均可見其墨寶。

劉沅生前無意仕進，潛心讀書，長期從事儒家經典之教學與研究，一生著述頗豐，近二百卷。在經學方面，幾遍注群經，除有《周易恆解》六卷外，另有《書經恆解》六卷、《詩經恆解》六卷、《周官恆解》一卷、《儀禮恆解》十六卷、《禮記恆解》四十九卷、《大學古本質言》一卷、《孝經恆解》一卷、《四書恆解》十四卷，其他尚有雜著若干卷等等。由於劉沅為清代乾嘉以降，四川地區之名儒，又以其壽至耄耋，因此，其著述大多數於生前便已陸續刊行。並於歿後繼續為後人所收集整理。民國以降，其著作全集曾編有《槐軒全書》⁹。

劉沅一生勤於著述，學術成就斐然，光緒末四川總督錫良，特將其生平事蹟及著作呈奏朝廷，請宣付國史館立傳，光緒三十一年（1905）御批照准，止唐先生遂得以留名青史，永

⁶ 劉沅《槐軒雜著》卷三云：「自丙辰（1796年）下第，念母老家貧，无心仕進」。

⁷ 劉沅每以「槐軒」名其論著，據《槐軒雜著·卷三》云：「家（雙流雲棲里）有古槐，因以名軒」、「從居省垣（成都）淳化街，亦有三槐，故仍之不改。」

⁸ 見〈國史館本傳〉，載於《周易恆解·序》前。

⁹ 四川省圖書館有民國三年至三十三年刻本，線裝，共二十三種，一〇七冊。又另有劉氏門人所藏西充鮮于氏特園本，為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刊行，共二十二種，計一百七十七卷，一百零六冊。2006年四川巴蜀書社以此為底本，又補守經堂本《性命微言》及《醫理大概約說》等為增補本，共二十四種，十冊。

垂人間。民國時期，其家門額有清末翰林學院編修伍肇齡所書「清儒林劉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莊嚴肅穆。一九五九年修建錦江賓館時，其宅拆除殆盡，殊為可嘆！

三、《周易恆解》撰作與刊刻

（一）著作體例

據劉沅《周易恆解》自序，此書撰於嘉慶庚辰年（1820），時沅年五十四歲。上海圖書館藏有清嘉慶刊本，其書凡六卷，除卷首一卷外，另將《周易》經傳部分，分為五卷，即上下經各為二卷，〈繫辭〉以下為一卷。卷首除其自序外，另有〈義例〉二十則，說明其易學基本概念，及其《周易恆解》一書撰作之體例，如從王弼分傳附經，不採朱熹、呂祖謙經傳各分方式，以便學者。並說明其書不具論象數，無取圖書，不用「簡直玄妙」之語注經，不求上古音韻，以免學者遷就義理以就音韻等等義例。

《周易恆解》一書卷首除〈序〉與〈義例〉外，略仿朱子《本義》附有〈圖書〉及〈八卦取象歌〉、〈上下經卦名次序歌〉、〈分宮卦象次序〉；其〈圖說〉所附諸圖有〈易有太極圖〉、〈兩儀圖〉、〈兩儀生四象圖〉、〈四象生八卦圖〉、〈八卦生六十四卦圖〉、〈伏羲大圓圖方圖〉、〈河圖〉、〈洛書〉、〈六十四卦及對變不變圖〉，共計十一圖，並於各圖後，詳細分析論述之。

劉沅於《周易》經傳均一一分別註釋，並於各卦之末，另為〈附解〉總說一卦之意，闡述各爻旨意及相互關係。至於〈繫辭傳〉以下，則於各章章末，亦有〈附解〉以總說全章之意，讀其〈附解〉，尤可見劉沅易學思想，及其易學根柢。

觀劉沅於〈自序〉謂其〈附解〉之所由作云：「其必為之申解、附解者，以語意必相承而後明，餘義必詳辨而始盡，非好煩也。」¹⁰由文中，可知劉沅於分釋各爻各卦時，由於必須配合卦卦爻爻分別疏釋，難以暢所欲言，故於各卦各章後，另撰〈附解〉以闡明卦義，並詳辨餘義。至於「恆解」二字之意，據其《又問》云：

問：子註四子六經，與先儒時俗多不合，而曰「恆解」，何也？曰：「恆，常也，久也。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人道之當然，人人可以知，可以能，互古而不朽者。」¹¹

而其《周易恆解·序》亦謂：「極之於天地，準之於人倫」、「平心酌理，無失乎天地之常經，

¹⁰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自序》卷首，葉6。

¹¹ 參見劉沅《又問》，葉42，收入於《槐軒全書》第十冊。（四川：巴蜀書社，2006年）。

聖人之軌則」，職是之故，所以其書名為《周易恆解》，蓋有取於上述之意也。

（二）刊刻情形

由於劉沅一生跨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四朝，得享嵩壽。因此，其著述於生前便已陸續刊行，歿後亦為後人所收集整理出版。以《周易恆解》一書言，就目前所知現存版本約有十三種，分別如下：

- 1、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刊本，現藏於上海圖書館。
- 2、清·道光元年（1821）豫誠堂刻本，現藏於山東圖書館。
- 3、清·咸豐、光緒年間刊本，現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 4、清·同治元年（1862）刻本，現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 5、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現藏於韓國藏書閣。
- 6、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劉相文刻本，現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7、清·致福樓刻本，現藏於台北國家圖書館。
- 8、民國十一年（1922）致福樓重刊本，現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韓國雅丹文庫。
- 9、民國十一年（1922）北京道德學社鉛印本，現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 10、民國二十年（1931）至二十三年（1934）西充鮮于氏特園本，現藏於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圖書館。
- 11、民國三年（1914）至三十三年（1944）刻本，現藏於四川省圖書館。
- 12、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五年刊本
- 13、2006年四川巴蜀書社影西充鮮于氏特園增補本。

由《周易恆解》自嘉慶二十五年（1820）刊刻之始，迄今（2006）一百八十餘年間，歷代刊刻之頻繁，流佈之廣遠，可見《周易恆解》一書，自有其學術價值，惜以其書，或非稀見舊槧舊鈔（指清初以前），致未能列名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與《臺灣公藏善本書目》中，致罕為世人所悉，殊為可惜。以劉沅其人學術及刊刻頻繁之狀況，相信其書必仍有不同之刻本，猶在人間。

四、劉沅釋《易》基本態度

（一）綜覈前賢，惟義是從

劉沅一生沈潛儒家經典，其目的在使聖人成己成人之道不至淹沒耳。並認為「禮樂教化，唐虞三代之法已詳」，並以《易》為「文字之祖，王功聖德之全；而歷代諸儒或僅貌玄虛，或徒求術數，及言理之家，亦每舍經而從傳，顧此而失彼，聖人之教，不其隱乎！愚譴陋無文，非敢以註《易》自明也。顧嘗深求其旨，極之於天地，準之於人倫，以孔子為宗，而折衷前人之緒論，不敢雷同、不敢好異，要以平心酌理，無失乎天地之常經，聖人之軌則。」¹²這段話中，說明劉沅釋《易》的易學取向，即以聖人（孔子）為宗，並表現其對前儒之折衷與批判。在《周易恆解》中，劉沅雖廣引歷代易學諸家之說，如馬融、鄭玄、虞翻、王弼、韓康伯、崔憬、孔穎達、胡瑗、邵雍、程頤、蘇軾、朱熹、程可久、楊簡、項安世、俞琰、吳澄、熊良輔、范諤昌、蔡清、王申子、胡炳文、來知德、邱富國、顧炎武、胡煦等等；然其或是或非，或取或去，固不專主一家，惟以合「聖人之道」或「文義」¹³為依歸，試舉例說明，如〈否卦·附解〉云：

聖人以扶衰濟世望人，故于否卦不重天道，首揭明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言由小人疾害君子，遂成否運，而大往小來也。輔嗣以為非人道之常，晦翁以為「之匪人」三字衍，來瞿唐、汪容川等又以利字為句，均不得經意，至三陰三陽，上下不交，否之所以成，而註家必牽連上下解之，故于各爻本義不明，今悉正之。¹⁴

由本文中，劉沅不以前儒之說為是，故另揭「匪人」一詞為無道小人，揆之卦義似亦可通。其釋《易》雖博覽前賢之說，然並不囿於前賢之見，正如其自序所云：「不敢雷同，不敢好異」，足見《周易恆解》一書與夫拾人牙慧者，誠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又如〈漸卦·附解〉云：

上九之「陸」，自當從胡安定公作「達」，不必以叶韻為定。蓋古韻達、儀本非叶也。……孔氏云：「上九之陸即九三之陸。」來氏亦曰：「進極退漸于陸」，其言似有可取，不知漸取漸進，故五得位而上可為儀，非亢龍有悔之義可例，且既退矣，而猶曰漸耶？雖《易》之為道屢遷，變動不拘，然無定而實有定，正其所以為屢遷變動之善也，豈可

¹²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序》，葉2。

¹³ 惟此「文義」二字，以劉沅觀點視之，因為聖人經典之文意，非於「聖人之道」外，另有他意。

¹⁴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否卦》卷一，葉58-59。

拘拘成說而不求其義理之安耶？改上九陸字為達字，自范諤昌始，朱子曰：以韻讀之，良是。顧炎武謂古讀「儀」為「俄」，本相叶，謂改作「達」者非，然按之文義，達字為是，故從朱子。¹⁵

上述劉沅論〈漸卦·上九〉謂按之文義，以「達」字為是，文中廣引胡瑗、孔穎達、來知德、范諤昌、朱熹、顧炎武等人比較說明，足見其博採諸家之說，而折衷之，故不措意古今漢宋家法宗派，一以合於「文義」為依歸。

（二）會通三教，歸本儒家

劉沅一生與道教淵源甚深，多次捐資護修成都青羊宮、二仙庵、武侯祠、新津縣天社山老子廟、純陽觀等道教宮觀。其注解儒家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往往亦參以佛老之言，無所避諱，如《周易恆解》於〈家人·六四〉：「富家大吉」注云：

四在他卦臣道，在本卦妻道。夫主教一家，婦主養一家，老子所謂教父、食母是也。¹⁶

又如〈艮卦·附解〉云：

艮之九三列夤厲熏心，心以妄想而止，不得其當，動固非，靜亦非，得其當，靜固靜，動亦靜也。莊子曰：惟止能止眾止，蓋亦知之，而語涉幽玄，儒者又每避二氏之論，將艮背行庭俱說向外來，致聖人之意不明，此亦不可不辨也。¹⁷

在上文中，劉沅不避道釋之言，以詮釋《易經》，頗有倘合於聖人之意者，百家皆我註腳味道，除《周易恆解》不避二氏，以會通三教外。其他如《子問》一書，亦常引二氏之言云：

以天言之，未有天地之始為真空，既有天地之后為妙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空之至矣，而實萬匯所從生則不空。成象成形，品物流行，有之至矣。而其生化實莫測，則妙有。以理象而論，乾為純陽，六爻皆虛，不為有矣。……真空不空，妙有不有，盡其功，則空者實之，費而隱也，微之顯也。（卷一）

上文中劉沅以《周易》乾坤相交相合，從「無聲無臭」之空無，說明「有」自「無」來，以及佛道「真空不空，妙有不有」之觀點，由劉沅援佛老以解儒家經典，可見其襟抱之開拓，

¹⁵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漸卦·附解》卷四，葉28-29。

¹⁶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家人·六四》卷三，葉27。

¹⁷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艮卦·附解》卷四，葉25。

以及對三教之博通。惟劉沅注經參以佛老，旨在論證儒家聖賢之道為普遍真理，正如其所說：「吾以聖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謬論溷聖賢。」（《槐軒約言》）；又曰：「蓋聖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知佛老之真者與聖賢無二，則聖賢而已。」（《槐軒雜著·卷三·復王雪嶠書》）〈國史館本傳〉曾謂其「解經盡除門戶之見，不苟異同，務求當於經義」，誠深諳劉沅一生學術者也。

（三）崇尚義理，不廢象數

劉沅《周易恆解》撰成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其時代約與注重漢學、務求徵實之乾嘉學者張惠言（1761～1820）、江藩（1761～1830）、焦循（1763～1820）諸人同時。惟劉沅《周易恆解》解經雖援引漢宋諸儒易說，然似不措意於漢宋之別；所援引諸儒亦以宋元以降為多。正如前文所云，劉沅釋《易》取向乃「綜覈前賢，惟義是從」。

《周易恆解》雖博採歷代易家之說，然似以得諸程頤《伊川易傳》、朱熹《周易本義》、來知德《周易集解》及李光地《周易折中》者為多。程朱易學元明以來向為官學，並收錄於《折中》一書中，故為學子所必讀，劉沅深受其影響，自不待言，尤其在義理上，甚至遣詞用字上，均隨處可見。如〈睽卦·彖〉劉沅云：

萬物露生，其象尤錯雜不齊，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其消長盛衰之事類也。¹⁸

程頤《伊川易傳·睽卦·彖》云：

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¹⁹

以兩者相較，《恆解》脫胎於《程傳》者，彷彿可見。

雖然劉沅於《周易恆解》一書，於象數、術數頗有微辭，如《周易恆解·序》云：「後世星卜占歷，執一說以為《易》，而不究極人倫典則，其於數愈工，其於道愈遠。」又於〈繫辭上傳·第十章〉注云：

易道即天地之道，無所不該，聖人德備於身，亦如天地，何止四者？蓋聖人借卜筮以誘人於道，不離乎辭變象占四者，而後人不知返本修身，承天立德，則必逐逐於象數

¹⁸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睽卦·附解》卷三，葉31。

¹⁹ 參見黃忠天《周易程傳註評》，頁329。（高雄：復文出版社，2006年）

而昧其本來，故夫子特指出四者為聖人之道。聖人者固不以象數而顯者也。²⁰

由上述二文觀之，劉沅似不措意象數，然觀其全書，在論述卦爻義理時，每每先以象數詮《易》，如〈無妄·九五〉：「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下注云：

互坎為心病，疾象。中爻木艮石，藥象。九五乾性之本體，陽剛中正而居尊，無妄之至者也，如是而或有為之害者，為無妄之疾，當靜以待之，勿藥，自然有喜²¹

由上述先分析卦爻取象原因，再論其義理，頗似來知德《易注》；試舉來知德所注如下：

五變，則中爻成坎，坎為心病，疾之象也。中爻巽木艮石，藥之象也。中爻巽綜兌悅，喜之象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無妄之至也，如是而猶有疾，乃無妄之疾，不當得而得者，故勿藥自愈。²²

由劉、來二氏所注相較，其釋《易》之法，不僅類似，其遣詞措字亦頗多雷同。又來知德《易注》頗附圖解，觀劉沅於《周易恆解》卷首〈義例〉中曾說明其書「不具論象數，無取圖書」，惟其於卷首，仍附有十一圖（詳於上文著作體例一節），另在析論卦爻辭時，亦偶用圖書，如〈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下注云：

先庚後庚，以伏羲圖圖言也。先天卦圖，巽居西南，以風起于西南，故也。

又如〈歸妹·彖〉：「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下注云：

先天卦圖，乾坤定子午之位，坎離列日月之門，而後天以坎離震兌代之者，天地無功，以日月為功，乾退處于西北，政歸長男；坤退處于西南，權在少女。男長則能主器，少女乃能生育。此卦長男在外，而歸其妹于夫家，是震能終父之事，而女克承其母之烈，故天地生成之功以成，故曰天地之大義也。

由上述劉沅遣詞措字及偶用圖書之例，足見劉沅得之於四川鄉先輩——來知德者誠不少；來氏《易注》象數義理並重，劉沅雖兩者兼涉，只是更重義理耳。由於劉沅解經向不拘門戶，亦不專主一家，但求切合聖人道理，故對於「象數」，未嘗不可援之以窮究事理，只是不贊同

²⁰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繫辭上傳》卷五，葉28。

²¹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無妄·九五》卷二，葉48。

²² 參見來知德《易注·無妄·九五》卷六，葉6。（台北：成文出版社影清朝爽堂重刊本）

執著於象數以訓理²³，或捨義理以求象²⁴耳。

五、劉沅易學研究意義與價值

（一）藉以重新評估劉沅易學成就

關於劉沅易學之評價，今所見惟《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略有敘述，惟撰者黃壽祺於劉沅易學則多所批評，其持論大致如下：

總觀全書，雖不廢象數，實全重義理，既以玄虛為不可尚，而稱王弼之功甚偉。程《傳》、《本義》與王弼雖皆演空理，義實各別。乃劉謂程、朱接衍王說，似是實非。又謂用九、用六乃承上九、上六而言，以先儒通釋全書九六說為非。又謂不得以陽為君子，以陰為小人。若此之類，既與前儒相違，抑亦不協經旨，而沅自謂不必沾沾求合於傳註，惟期不謬於聖人。徒為大言，不足重也。

倘黃氏所言不誣，則劉沅《周易恆解》一書，世人當於嘉道年間早束之高閣，並做廣陵散矣！此後一百八十餘年來，不可能一再重刻，並遍佈海內外。因此，對於劉沅易學成就，值得吾人重新審視、評估。試舉其書一二例說明之，如〈乾卦·文言〉：「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劉氏云：

德，理得於心者也。業，理著於事者。忠信，誠之主於內者。脩辭立其誠，當理後言，言必顧行也。²⁵

再如其總論〈同人卦〉云：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五倫以正相與，共成有情之世界，則反否為泰，同人之所以次否也。第同人者，必有至公、至明、至誠、至虛之量，始能合四海為一人，同人于野，即是意也。六爻皆無全吉，故文王開端不第言同，而言同人于野，蓋持揭明同人之義，繼之曰利涉大川，言如是，則無事不可為。又曰：利君子貞；言必君子之貞而後可。故孔子申之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類族辨物，則至公、至明、至誠、至虛該焉，

²³ 例如劉沅於《拾遺·雜問》中亦云：「有理而后有氣，有氣而后有數，有數而后有象。即象數以窮理，理精而象數皆精；執象數以言理，理粗而象數亦粗。」

²⁴ 《周易恆解·序》：「歷代習術數者多神異，然其歸不本於忠孝節義，反罹殃咎，皆舍理求象之過，此最不可不察也。」

²⁵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乾卦·文言》卷一，葉7。

是所以通天下之志也。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情無不孚，恩無不洽者，豈非同人于野之意哉！²⁶

由上述二例觀之，其訓解之細膩，說理之精粹。再論黃壽祺以劉氏解「用九」、「用六」謂承上九、上六而來，乃與前儒相違，亦不協經旨。殊不知劉沅此說，實承自來知德《易注》，觀來氏於「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下注云：

此因上九亢龍有悔而言之。用九者，猶言處此上九之位也。上九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動而有悔矣，到此何以處之哉？惟見群龍無首，則吉。²⁷

由此可見劉沅於「用九」、「用六」之訓解，蓋有本於前儒者。至於黃氏批評劉沅「不得以陽為君子，以陰為小人」者。夫易道變動不居，惟變所適，觀劉沅所論，誠深得斯旨，蓋若以陰必為小人，則〈豫卦·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豈頌揚小人哉！則〈繫辭〉所謂「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語，豈囁語耶！古今注家無慮萬千，仁智所見各不相同，自不必齟齬求其一致。

《周易恆解》之優點，除其訓解詳細、說理精粹外，其斟酌損益前人，擇善而從，不敢立異以為高，亦殊可取，如解〈節卦·上六〉：「苦節貞凶，悔亡」云：

上六苦節，苟貞于苦，則凶。若悔其貞，則可亡凶。要莫非欲其適中也。苦節貞凶，正與彖辭相反，而云悔亡，自當以《程傳》為善；朱子謂雖正不免于凶悔亡，禮奢寧儉之意。然凶甚于悔，既凶也而又悔亡，于義不協。來氏謂以事言則貞凶，以理言則悔亡，聖人以禍福配道義，而道義重於禍福。然《易》雖占卜之書，聖人一引之于義理，理之正者，雖殞身亡家，適得乎忠孝之正，不得以為凶也。苦節，乃不得乎中者，非謂正而當節者。貞，止是固久之意，非中正之謂，若以為雖正亦凶，是正不可為，非聖人教人之意，且既曰凶而又曰悔亡，二義顯然相背也。²⁸

本段文字中，劉沅參考程頤、朱熹、來知德三人易說，而斟酌損益之，並就〈節卦〉卦義分析，取其切合義理者。觀其全書似此斟酌損益處頗多，亦可見劉沅學殖淵博，去取審慎，誠有其可觀者焉。

²⁶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同人卦·附解》卷二，葉4。

²⁷ 參見來知德《周注·乾卦·用九》卷一，葉6。

²⁸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節卦·上六》卷四，葉59。

今人張善文先生，曾整理其先師祖馬振彪教授遺稿《周易學說》²⁹，其書援引先秦至民國間易說二百餘家，其中又以劉沅、李士鈐、馬其昶三人為夥，據張善文先生云：

馬先生學殖淵深，師承有自。原稿所引進晚近易家之說，以劉沅（號止唐）、李士鈐（號嗣香）、馬其昶（號抱潤）居多，其所以然者，不唯緣於學術承傳故，實更在於三家學說之精淳淵博。³⁰

馬振彪為清末民初桐城名家馬其昶後人，馬其昶以治西漢費氏《易》著稱，纂有《周易費氏學》八卷，馬振彪秉承家學，傾其畢生心血，成《周易學說》為學術界所共珍，其於劉沅多所稱引，亦可見其易學價值，恐未便如黃氏「徒為大言，不足重也」八字，遂率爾定劉氏易學評價也。

惟劉沅易學雖頗有其諸多優點，然亦非無可商榷者，如其以「算法曆法音律等數，皆起於圖書」³¹，並謂「圖書非聖人不能作，特希夷始表章之」³²，「伏羲畫卦，蓋因圖書呈露，天洩大道機緘，遂作八卦……前人不知天地之理象，出於圖書，圖書之呈露，乃天洩大道，遂以為聖人作《易》節次推演而成，抑何惑也？」³³等等，足見劉氏頗信圖書，似無視胡渭諸人於易圖之辨訛。又《恆解》一書，每每於〈附解〉總說一卦之意，喜以「前人未融通卦爻，故說多牽強」³⁴、「舊解尤誤」³⁵、「先儒之失可知」³⁶等語品評前人，無怪乎黃壽祺謂劉氏「徒為大言」故未有稱許之言。不過，平心而論，劉沅易學大醇小疵，于吾國易學史中，自有其定評，固不必以其言語專斷自信，遂廢其學也。

（二）藉以探究四川區域易學發展原委

四川地區歷史悠久，人文薈萃，向有「天府之國」雅稱。巴蜀文明，三國風流，文化底蘊素來深厚，就易學史而言，歷代著名易學家輩出。如兩漢有趙賓（四川成都）、揚雄（四川

²⁹ 馬振彪，字岵庭，安徽桐城人，為清末民初桐城派大師馬其昶後人，博通經史，兼精辭賦，曾執教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周易學說》為馬振彪未刊遺稿，洋洋六十餘萬言，由張善文教授整理刊印。（廣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

³⁰ 參見張善文教授〈整理凡例〉收錄於馬振彪《周易學說》頁8。

³¹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義例》卷首，葉6。

³²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義例》卷首，葉7。

³³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繫詞》卷五，葉7-8。

³⁴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觀卦·附解》卷二，葉30。

³⁵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小畜·附解》卷一，葉48。

³⁶ 參見劉沅《周易恆解·巽卦·附解》卷四，葉47。

成都)、譙玄(四川閬中)等;魏晉有范長生,一名蜀才(四川涪陵)等;北周有衛嵩(四川成都);唐有袁天綱(四川成都)、趙蕤(四川塩亭)等;至兩宋四川易學尤為鼎盛,如宋代理學名儒如周敦頤、邵雍、程頤、朱熹與四川易學均有密切關係,並發展豐富多元之易學流派,有發揮程頤易學者,如譙定(四川涪陵)、張浚、張栻(四川綿竹)等,有發揮邵雍易學者,如張行成(四川邛崃)、呂凝之(四川成都)、稅與權(四川邛崃)等,有發揮朱熹易學者,如晁淵(四川涪陵)、陽枋(四川銅梁)等,有發揮李光、楊萬里史事易學者,如李杞(四川眉山)者,有批判並吸收三蘇(四川眉山)易學者,如李舜臣(四川井研)等,由上述情形,不難想見兩宋「易學在蜀」之盛況。至元代則有趙采(四川三台)、王申子(四川邛崃)、黃澤(四川內江)諸人;明代則有楊慎(四川新都)、來知德(四川梁平)、洪化昭(四川新都)諸人,由上文所述,吾人應可略窺歷代四川易學諸家在吾國易學發展史上之重要性與影響力。

有清一代,鑑於晚明經學之衰頹,欲力矯其空疏之積病,講倡實學,於是經學復盛,超邁前代。就易學言之,康熙五十四年,有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有御纂《周易述義》十卷,由於在位者於易學之重視,故清代治《易》之學者亦輩出不絕,清代易學著述之盛,亦遠軼前代。據《四庫》著錄者有四十六部,存目者有一百四十餘部。若據《清史稿·藝文志》著錄則有三百三十五種。至於據一九九三年山東省圖書館所編《易學書目》,統計存世之《易》著則約有兩千八百種,其中清人著作即佔一千三百九十四種(尚不包括清人輯佚之作),經籍既盛,學術斯昌,其中或宗宋學、或宗漢學,乃至於漢宋兼採,不一而足。

清代經學以江浙為盛,易學自不例外。然四川地區學者探蹟索隱、研幾於義經,發而為著述者,仍不乏其人,據四川大學楊世文教授統計,有清一代四川易學著作約有一一四種³⁷,其中較著者,如清初李開先(四川長壽)、李調元(四川綿陽)、胡世安(四川井研)、王俶(四川雙流)等,乾隆、嘉慶以降,則有彭端淑(四川丹稜)劉沅(四川雙流)、范泰衡(四川彭山)、楊國楨(四川崇慶)、何志高(四川萬縣)、呂調陽(四川彭縣)、艾庭晰(四川內江)、蕭德驊(四川富順)、廖平(四川井研)等人。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於易學發展史上,頗具獨特風格,據金生楊教授〈巴蜀易學綜論〉一文歸納巴蜀易學特色有八,其一:易學興盛。其二:擬《易》。其三:融會《易》老。其四:術數發達,象數盛行。其五:深思力索,獨立創新。其六:尊重古學,尊重傳統,傳衍不絕。

³⁷ 此統計依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楊世文教授從四川各地方志及相關文獻蒐集所撰成〈清代四川經學著述三考〉,發表於2006年11月23-24日,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四川學者的經學研究第二次學術研討會」。

其七：集雜為純。其八：注重義理，並與象數相結合。³⁸如果以劉沅《周易恆解》一書觀察上述現象，除擬《易》一項外，餘大致吻合。³⁹以區域易學觀之，四川地區易學蓋呈現「多音交響，繁花錦簇」現象，舉凡象數、義理各宗派，均與此一地區，有密切關係，其烙印於劉沅及晚清四川學者，顯而可見。如以圖書易學言之，宋代陳搏、邵雍推闡於前，明代梁山、來知德踵繼於後，至清代雖有黃宗羲指其非，胡渭辨其妄，然而巴蜀學者猶承來氏餘緒，對圖書易學仍深信不疑。除劉沅外，他如胡安世《大易則通》⁴⁰、李開先《周易辨疑》⁴¹、何志高《周易本意》⁴²、呂調陽《易一貫》⁴³、廖平《易經古本》⁴⁴均頗論圖書之學。

另巴蜀易學義理與象數兩相兼攝至為普遍，即如宋代義理易學昌盛時代，易學名家如蘇軾《蘇氏易傳》、房審權《周易義海》、張浚《紫巖易傳》、李杞《用易詳解》、魏了翁《周易要義》等，雖均以義理著稱，然亦兼採融會象數，至來知德《周易集注》及劉沅以降易家，如何志高、呂調陽、廖平大抵亦復如此。

至於雜染佛老方面，由於蜀地向為仙道之鄉，《淮南子·齊俗》高誘注：「王喬，蜀武陽

³⁸ 金生揚〈巴蜀易學綜論〉，見2006年7月28日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合辦「海峽兩岸晚清蜀學座談會」交流資料。

³⁹ 針對擬《易》態度，劉沅曾於《周易恆解·義例》云：「《易》為夫子韋編三絕之學，萬理之原，誠窮極精微，直是一字增損不得，後世如揚子雲作《太玄》以準《易》，關子明擬《玄洞極經》、司馬溫公《潛虛》、蔡九峰之《星極八十一名數》，其精心結構，非不各有義理，然皆域於象數，且不能出《易》之範圍，子曰：述而不作，誠以有無待於作者也。則諸賢之書，不為贅乎！故茲編悉不具論。」由此段話，可見劉沅對擬《易》乃持保留態度。

⁴⁰ 《四庫全書總目》謂：「是書專主闡明圖學，彙萃諸家之圖，各為之說，雖亦及於辭變象占，而總以數為主。」（卷九·易類存目三）

⁴¹ 李開先為來知德門人，其書詮解象數多推闡其師之說，並信伏羲龍馬負圖之說。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九·易類存目三。

⁴² 《周易本意》五卷是書卷首，載《易經》圖說，凡圖十篇，說十篇，曰〈立象說〉，明伏羲之本象也；曰〈命象說〉，明八卦之取象也；曰〈爻例說〉，明爻位之義例也；曰〈筮占說〉，明筮策之數也；曰〈應辰說〉，明十二辟卦與十二辰相應也；曰〈居方說〉，明八卦之方位也；曰〈序卦說〉，明六十四卦，所以相次之理也；曰〈河圖說〉，明十為〈河圖〉也；曰〈洛書說〉，明九為〈洛書〉也；曰〈易義說〉，明《周易》之大義也。

⁴³ 是書卷首為〈圖說〉，自〈河〉、〈洛〉、〈先天〉、〈太極〉舊圖外，自為〈則圖畫卦〉、〈則書定位〉及〈範圍〉、〈晝夜出入〉、〈分至朔望〉、〈生生〉諸圖。卷一至卷四，為上下《經》，卷五為〈繫辭傳〉以下。據其自稱，咸豐丁巳春，見來注《周易》，始有發寤，越十九月而成書，名曰「一貫」。

⁴⁴ 《易經古本》一卷以推演之。先引〈繫辭〉「《易》之為書也」三節，「《易》之興也」二節，「書不盡言」二節，以為〈序例〉。次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八錯卦，皆以三爻反復為六爻，一卦自為一圖，其餘〈屯〉、〈蒙〉、〈需〉、〈訟〉等五十六綜卦，則六爻反復〈繫辭〉，二卦合為一圖，共計三十六圖，上經十八，下經十八，以符六六二九之數。末又將〈乾〉、〈坤〉等八錯卦，分立八圖，以見八卦自綜之義，又合為四圖，以見連反錯綜之法。

人」，《華陽國志》亦有「武陽縣郡治。有王喬、彭祖祠」⁴⁵及「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⁴⁶之說。因之，從古迄今，四川便向為道教聖地，蜀人亦多得道家沾溉。如朱熹答立之問揚與韓優劣，曾云：

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⁴⁷

在如此充滿道文化氛圍之巴蜀，反映於蜀地易學，似亦如此。從宋代蘇軾《東坡易傳》、李杞《用易詳解》⁴⁸均可為明證，至晚清一生從事儒家經典教學與研究，為求「聖人成人成己之道不至淹沒」之劉沅，其易學亦頗用佛老詮《易》（說已詳前），除劉沅外，清末民初大儒廖平亦廣引釋、老以入《易》，在在均與巴蜀此一傳統風尚，有很大之關聯性。

正如前文所云，劉沅《周易恆解》撰成於務求徵實、注重漢學之乾嘉晚期，其易說蓋「綜覈前賢，惟義是從」，然吾人從劉沅其他著作，如《正訛》、《子問》、《又問》、《槐軒約言》、《拾餘》諸書觀之，大抵專論哲理，從天人一體宇宙論出發，進而論「盡人合天」之道。其論「太極」云：

理氣之渾然粹然者，是天地之精而萬物所從出，理之極致而無以加，故曰：太極。太極莫名其極即無極，太極之外，別有無極也。（《周易恆解》卷首圖說）

同樣概念亦見於《槐軒約言》中，如「太極莫測其極曰：無極。」又謂：「太極無極一也，因恐人以太極為滯於實，故先圖無極之象⁴⁹。其實，太極本無極，以其至無而含至有，為萬物之母而曰太耳！」由此可見，劉沅以「太極」為本體之宇宙觀，其論「太極」同於「無極」與宋儒朱熹，並無二致。

《周易恆解》一書，雖博採眾說而多所折衷，然其稱引，究以宋元諸儒為多，亦可見其義理傾向較近宋學。劉沅以後，晚清四川易學諸家，如范泰衡《讀周易記》⁵⁰，其書以義理解

⁴⁵ 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卷三（成都：巴蜀書社，1984），頁279。

⁴⁶ 《華陽國志校注》卷十二，頁897。

⁴⁷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37，頁3261，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⁴⁸ 關於李杞《用易詳解》引用老莊部分，參見黃忠天〈宋代史事派易學的道家色彩〉，收錄於《2006年道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昶景文化，2006年。

⁴⁹ 《槐軒約言》中有無極、太極等圖像。

⁵⁰ 范泰衡《讀周易記》有清同治12年（1873年）家刻本6卷，現藏於山東省圖書館。

《易》，蓋以宋人為宗，尤重程朱；楊國楨《易經音訓》⁵¹服膺程子「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必欲窮究象數，乃尋流逐末，管輅、郭璞之學。」故全書傾向義理，罕及象數。另何志高《易經本意》、蕭德驊《易說》，多援史證《易》，蓋亦承宋代李光、楊萬里以史證經，足見清季西陲巴蜀易學，雖多雜象數及佛老，然其易學之基調，大抵仍歸本於宋學⁵²。

透過劉沅《周易恆解》之研究，吾人藉此可以逆溯四川區域易學之傳統風尚，進而沿波逐流，一窺蜀地易學之發展，掌握其共時性與歷時性之易學面貌。

六、結語

劉沅生平概略、著作體例、刊刻情形、釋《易》基本態度，及其易學研究意義與價值等，經由上述之研究，或能有基本梗概之認識，亦可藉茲瞭解長期以來，易學界較為忽略之清代中晚期易學，及位處西陲之晚清四川易學奇葩—劉沅《周易恆解》之研究。或能避免學者冒然篤信黃壽祺於《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品評—「徒為大言，不足重也」八字，遂使一代經學家之名山偉業，束諸高閣而為易壇憾事。歸納本文，或可抒發幾點結論如下：

- (一) 劉沅於廿九歲(乾隆六十年，1793 年)會試未中後，便絕意仕進，潛心經典，而以教授與著述，終老一生。由於其著作甚勤(約近三十種，二百卷)，享壽甚高(88 歲)，並於地方文物古蹟之維護，積極熱心，頗孚眾重，加之以一生跨越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四朝，桃李遍布天下，其中進士、翰林者不乏其人，至於秀才、舉人，更遑論矣，其影響清代中晚期四川教育與文化甚鉅，迄今仍為川人所樂道。
- (二) 劉沅《周易恆解》一書，今所見最早版本，刊刻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 年)，現藏於上海圖書館。自茲以降，迄於今日《周易恆解》可見之版本約有十二種，分別散佈於大陸、台灣、日本、韓國等地。以西蜀一介書生之著述，近兩百年間，刊印之頻繁，流布之廣遠，自亦反映劉沅其人其書之學術價值。
- (三) 《周易恆解》共六卷，除卷首為自序與義例、圖說外，餘五卷分別注釋《周易》經傳，並於各卦各章末，撰有〈附解〉總說一卦一章之意。其於〈附解〉中，尤可見其易學梗概。
- (四) 劉沅易學雖薈萃眾說，廣引馬融、鄭玄、虞翻、王弼、韓康伯、崔憬、孔穎達、胡瑗、

⁵¹ 楊國楨《易經音訓》有清道光 10 年(1830 年)大梁書院刻本 1 冊，現藏於山東省圖書館。

⁵² 即如圖書之學，亦屬宋象數易學。

邵雍、程頤、蘇軾、朱熹、程可久、楊簡、項安世、俞琰、吳澄、熊良輔、范諤昌、蔡清、王申子、胡炳文、來知德、邱富國、顧炎武、胡煦等等，然其是非去取，固不專主一家，惟以合聖人之道為依歸，盡除門戶之見，不苟為異同。

- (五) 劉沅一生沉潛儒家經典，提倡聖人之學，然其注經，偶或參以佛老，惟劉沅但援佛老論證儒家聖賢之道為普遍真理，非以百家之謬溷聖賢，並謂「聖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知佛老之真者，與聖賢无二，則第學聖賢而已」。
- (六) 劉沅處乾嘉注重漢學、務求徵實之時代，然其易學並不措意漢宋，所援引者仍以宋元以降學者為多，故其易學主要仍在義理，亦近宋學，但不廢象數耳。
- (七) 《周易恆解》說理精粹，訓解詳明，民國易學名家馬振彪遺著《周易學說》好引劉沅易說以解《易》，今人張善文先生亦謂劉沅易學「精淳淵博」。咸豐中，雲南布政使林鴻年至蜀得其書，讀之驚喜，盡購其書，及罷官歸，遂以其學轉相傳習，閩人稱為川西夫子，於此亦可略見劉沅學術為世人所重之一面。
- (八)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於吾國易學史上，獨具特色，諸如易學興盛、融會易老、獨特創新、尊重傳統、集雜為純、兼融義理象數等等，以《周易恆解》一書衡之，亦頗相契合，因此藉劉沅《周易恆解》之研究，固可逆溯四川區域易學之傳統風尚，進而沿波逐流，以窺蜀地易學之發展面貌。

